

12-007-0019

七百三十三面第五行，最後兩個字開始：

【五。修禪定廣大法藏。能滅一切眾生熱惱。】

從這開始。這是菩薩告訴善財童子，修學『十大法藏』，才能夠證得像他在前面給我們所講的，具足圓滿的解脫。「十大法藏」就是菩薩十波羅蜜，在上一次我們將前面的四條介紹過了。今天從第五禪定波羅蜜看起，『禪定』在佛法修學上來說，是它的中心課題，也是修行的總樞紐。我們可以這樣說法，佛門裡面常說八萬四千法門，又說無量法門，這些法門修的是什麼？統統是禪定，沒有一門不是禪定。只可以說它的方法、手段不相同，它所修學的禪定沒有兩樣，念佛，念佛是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。這個名詞在翻譯裡面來說，叫做梵華合譯，第一個字禪是梵語，禪那，第二個定，這是我們中國字，這個名詞裡頭一個是梵文，一個是中國語，合起來梵華合譯。禪有定的意思，定也有禪的意思，但是並不完全相同。所以譯經的大師將這個名詞這麼個設定，有它特殊的意義在。禪那的本意翻作靜慮，靜就是清靜，跟我們中國的定意思是相通的，可是它裡面有慮。換句話說，它不是一個死定，它是活的定，是活的。所以也翻作止觀，止就是靜，靜止；慮就是觀，實在講觀這個字非常好。因為慮我們講思慮，往往還落在意識裡面，觀照可以說從意識裡面提醒了。但是，禪定在初學，一定要用意識。

《楞嚴經》有很多同修們都非常熟悉，天台家對《楞嚴》很重視，緣分也很深，當年智者大師在世的時候，《楞嚴經》沒傳到中國來。智者大師聽說印度有這麼一部經典，那個時候到印度去一趟不容易，他在天台山築了一個台叫拜經台，每天向西方禮拜，希望

這個經早一天到中國來，他拜了十八年，到他圓寂經也沒來，但是，十八年不斷的去禮拜，這種精神、毅力我們不能不佩服。所以以後這個經到中國來之後，天台家的子孫對這部經特別重視，因為祖先拜了十八年都沒看見。原因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的這三種大定，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，與天台大師，就是智者大師他老人家所建立的三止三觀，止觀這個法門非常接近。這個緣起，就是當年印度的高僧到天台山去拜訪智者大師，智者大師那個時候首創三止三觀這種修行法。印度這些法師們看到非常佩服，與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這個方法暗暗的相合，於是我們中國才曉得，有這麼一部經典。

可是天台的止觀是用意識心修的；換句話說，還沒有到捨心意識，沒有到這個境界。所以《楞嚴經》的古註，幾乎都脫離不了天台的思想，古來大德註解《楞嚴經》，多半用天台三止三觀，來解釋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。這個事情到了明朝，交光大師才提出來意見，反對以天台止觀，來註釋《楞嚴經》的這三種禪定，他不同意。他認為《楞嚴經》講這三種禪定是屬於性定，不落在心意識。這個見解也非常的正確，到後來我們就稱交光大師這個註解是新註，交光以前的統統稱為舊註，這個界限就是這麼樣子區分。交光大師所說的實在有道理，他就是以《楞嚴經》的思想，本經的思想來解釋這三種禪定，三種禪定都是屬於性定，雖然它內涵與天台止觀接近，那是沒錯，它也有止的意思，也有觀的意思，也有止觀雙運的意思。意思相同，他們出發點不相同，一個是從意識建立，一個是捨心意識，從真如本性上建立的，這是它不相同的地方。

當然楞嚴大定，要照交光大師那種說法來修行，我們很難成就，那就是佛門常講的，上根利智的人才分，中下根性的人沒分。如果要是用天台家這個講法，我們中下根性都有分，我們不捨心意

識也有分，天台家的標準比較低。交光大師《正脈》那個標準是相當的高，那是法身大士的境界，可以說一個是圓教境界來說，一個是別教境界來說，別教我們中下根性的人，可以下手。由此可知，這是佛法修學的樞紐都是禪定，前面所講的四種波羅蜜，都是禪定波羅蜜的準備功夫，不修禪定不能成就。禪定關係實在是太大，由於禪定才能開智慧。這個智慧現前，它的力量能破無明，能轉八識成四智，要靠智慧的力量才行，智慧不現前就沒有法子。我們今天修定為什麼修不成？也許諸位說，我現在沒修定，你說沒修定那就錯了，你念佛求一心不亂，念佛那是定。研教希望能夠得清淨心、開智慧，那也是定，只要是佛法統是修的禪定，密宗裡講三密相應是定。所以佛法與一切外道不相同的地方，它是修禪定，而且是以性定為終極的目標。外道也有修定的，但是它都是意識，它沒有講到真如本性，而且外道的定，都是伏煩惱，沒有斷煩惱。

佛法這個禪定，它是以斷煩惱為目的，所以禪定功深能斷見思煩惱，它不能破無明。我們今天就能夠明瞭了，所以不能成就，前面準備的功夫不足。我們的布施不夠，布施是捨、是放下，沒捨得乾淨，放下的不多；換句話說，還是障礙重重。我們也持戒，戒不清淨，戒的力量不能止惡，還是造惡業，止不住惡。我們也修忍辱，忍辱功夫也不到家，常常還有忍不住，這個不行。還有修精進，實際上精進是進一步退三步，修的這個境界，難怪我們的禪定不能成就。前面四條都是禪定的準備，第一條做得不圓滿，第二條就有困難，愈往後愈難。頭一條就叫你放下，就叫你要捨，捨得乾乾淨淨，不要害怕，你不是為了要明心見性嗎？不是要想求見性成佛嗎？得捨乾淨才行。捨不乾淨，決定見不了性，也成不了佛；換句話說，決定脫離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輪迴。一定要捨乾淨，愈乾淨是愈自在。十波羅蜜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講了幾百次，為什麼重重複複講

這麼多遍？這幾百次你還沒放下。講上幾千次、幾萬次都不多，為什麼？還是沒放下。幾時放下了，連放下還得放下，心裡有個我都放下了還不行，還有這麼一樁沒放下，那這樁都是障礙，還是不清淨，這不清淨就是你大定的障礙。所以這個定有事有理，定有事理，你就想到，念佛法門有事一心不亂、有理一心不亂，這是事理。理定那一定是乾乾淨淨，心地乾淨，一個妄念也不能有。

它的功德，『能滅一切眾生熱惱』，「熱惱」就是煩惱，能斷一切眾生的煩惱。煩惱的性質熱，稱之為熱惱，就把煩惱比作火。學佛第一樁事，就是要斷見思煩惱，沒有定的功夫，見思煩惱沒法子斷，見思煩惱要靠定功。我們有了智慧，智慧不能斷煩惱，諸位要曉得，這種智慧不是從定裡面生的，如果從定裡面生的這個智慧能伏煩惱。這個智慧從哪裡生的？從第六意識生的，佛法裡稱之為世智辯聰，世間的聰明智慧。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，不但在社會上我們普遍看到，佛門裡面出家在家是非常聰明，看起來很有智慧，他煩惱沒斷。曉得那個智慧說個不好聽的話，叫所知障，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決定是清涼的，是自在的，真智慧決定能轉煩惱成菩提。所以不可以把世智辯聰當作般若智慧，因為般若智慧一定從定當中生的，與定相應。這就說明，戒定慧三學是不能夠躐等的，好像三層樓一樣，沒有通過第二樓，你怎麼會到第三樓去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乘電梯還是通過，沒有停留就是了，都沒有說是不通過的，沒這個道理，一定要通過。

這就是告訴我們，學佛一定要修定。十方諸佛如來在因地裡頭，統統是這個法子成就的，菩薩在此地講他也是這十個次第，按部就班也是這麼修上來。他把他自己修學的經過告訴我們，提供給我們做參考，給我們做個示範。定的功德決定是斷煩惱的，如果我們修定，修定這個煩惱斷不了，這個時候叫覺悟，你這個定一定是有

偏差，不得力。修是修了，可是拿不出成績出來，修了之後沒有效果，這一定或是理論上、或是方法上有了錯誤，出了問題。否則的話，一定有效，這些都是我們要注意到的。愈是甚深的大定，那它就沒有形式了，《華嚴經》是法身大士所修的，它裡面講的禪定，諸位要記住不是一天到晚盤腿面壁，不是這個。這個定是什麼？是我們在一切境緣當中不動心，這叫定，不動心就沒有煩惱了。你在一切境緣當中，境是物質環境，緣是人事環境，這兩個字把我們所有境界都包括盡了。你在人事物質環境裡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生什麼煩惱？當然不生煩惱，這叫做定。

所以這個定，不是說離開人群，離開社會，不是，那是小乘人修的，小乘人修的那是壓第六意識。大乘人修這個定，他是轉八識成四智，因地上特別著重在第六識跟第七識，這叫修定。所以這種定叫甚深禪定，它是不拘形式的，而且這個定的功夫絕不間斷的才有效。我們一天說是修幾個鐘點，一捨掉之後就沒有定了，你這個定是斷斷續續的，所以他很難得定。你在修學的時候，勉強把煩惱壓住了，一起坐的時候，又與外頭境界一接觸，你煩惱又現行了。你的功夫敵不過外面境界的誘惑，你的功夫控制不了你的妄念。因此，菩薩這個定功他是念念都不間斷，二六時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念念都在定中。無論在什麼時候、在什麼處所，接觸什麼樣的境界，他都能夠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叫修定。這種定才管用，才真正能夠伏煩惱，一得力了就能伏煩惱，煩惱就不起作用，功夫再深了就能夠斷煩惱，再深的時候智慧就現前，因定開慧，智慧就現前。底下一條是第六：

【六。修般若廣大法藏。能遍了知一切法海。】

這個定慧是一體，尤其是在這些大乘了義經典上，佛常常指示給我們，它可以互為體用，相輔相成。定是體，慧就是作用；慧是

體，定就是作用，這種交互就在我們平常生活當中。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面了了分明，這是慧，如如不動這是定。因為他如如不動，所以他了了分明；因為他了了分明，所以他如如不動。這個了了是真了，那就是經裡面講的徹底了達諸法實相，所以他才如如不動。諸法實相什麼？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所以他不動心。因為他不動心，所以才知道一切萬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它是相輔相成的。換句話說，沒有定就沒有慧，沒有慧也就沒有定，所以這個功夫究竟是哪個是體、哪個是用，不必在那裡執著，執著就錯了。互為體用，都是體、都是作用，不執著就都對了，執著就錯了。

『般若廣大法藏』，就是從博學多聞當中成就的，善財童子在此地給我們做的榜樣，五十三參博學多聞這才能成就，才能夠『遍了知一切法海』，遍是普遍，一法都不漏，樣樣都學，樣樣都通達，他的智慧光明才能夠達到圓滿。如果我們單講六波羅蜜，般若它裡頭，權實兩種智慧都包括在裡面。如果是講十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單講實智，就是講的根本智，後面這四條統統屬於後得智。所以，十波羅蜜裡面，般若波羅蜜一展開為後面的五條，六波羅蜜就是把後面這個四條，統統歸納在般若裡面。由此可知，六跟十在內容上講完全相同，只是講開合不同而已，內容上講完全一樣，一個說得簡單，一個說得詳細，是一樁事情。根本智的修學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沒有根本智，哪來的後得智？古人用這個根本是用樹木來做個比喻，樹先有根再有那個主幹，那個幹就是本，然後才能生枝葉，才能開花結果。智慧的現前也像這個樣子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根本智的修學。

而根本智的修學法就是禪定，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講的「般若無知」，那個無知就是根本智，無知是真知。所以我們往往被這些名詞迷惑，一看到無知，那個無知大概就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好像白痴

一樣那就錯了。其實這個無知是樣樣都知道，無什麼？無分別。要是套《起信論》上的話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想，或者說無言說相、無名字相、無心緣相，無這種知。我眼見外面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。我一句話沒說，沒有起名字妄想這個念頭，看得清楚，這就叫般若無知。無所不知是說的什麼？那是說的名字、言說、心緣是講的這個。諸位從這個地方去細細體會，你才真正懂得《般若經》裡頭，重要重要的一句話，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。無知的智慧是真智慧，是自受用的智慧，無所不知是他受用。從無知裡面起分別，就是什麼？從無分別裡面生分別為他受用。自己有沒有分別？沒有。所以分別就是不分別，不分別就是分別，因為它同時的。

什麼叫不分別？自己不分別。為什麼叫分別？為他分別。分別跟不分別同時起作用，自受用的無分別，他受用的分別；自受用的沒有執著，他受用的有執著，這是同時的。不是說我這個一起分別，我心就亂了，那你是凡夫，你不是菩薩。菩薩起分別的時候是為他受用，絕不為自受用，他自己很少有分別，我們從這裡面去體會。所以無分別智他這心裡面沒有界限，沒有障礙，這才能夠遍緣法界。遍緣法界就是遍知法界，盡虛空遍法界都在他清淨心中照了。那個清淨心就像一面鏡子，像一池靜水沒有起波浪，外面境界相統統照在裡面清清楚楚，那就好像根本智一樣，般若智慧一樣。我們根本智沒有現前，就是我們這個心從來沒有寧靜過，總是起波浪。這個波浪有大小，波浪愈大愈沒有智慧，愈小的智慧就現前一點，就是這麼回事情。智慧決定是平等的，沒有大小，只是你用心不一樣。而把你自已本有的般若智慧障礙住，才顯得般若智慧不一樣，其實是一樣的。

這種障礙的停息要靠自己，為什麼？這是你的心水在那邊起波

浪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你自己心地裡面的事情，別人沒有辦法，幫不上忙，諸佛菩薩再慈悲都幫不上忙。因此這個真正修行人，那個妖魔鬼怪再厲害，他也障礙不了你，沒有人能幫忙就沒有人能障礙。人家能幫得上忙的，他就有人能障礙得了，幫不上忙的，所以他也障礙不了你。因此修學成敗與否，自己要負絕對責任，決定不可以怨天尤人。你要怨天尤人，那大錯特錯，這個事情沒有人能障礙你，一定要靠自己。所以無論在什麼境界裡求什麼？求心定，求定不管什麼境界，都是修定的好道場，都是修定的好機緣，我們講好機會。順境裡面也修定，不生歡喜心，曉得歡喜是虛妄的。逆境裡頭不生煩惱，順逆都是道場，順逆都是勝緣，最殊勝修行的因緣。如果說有人障礙你，是你自己障礙，為什麼？你取相，取相是障礙。你不取相那怎麼會障礙！境界相現你自己要取，別人不會勉強你取的，是你自己要取的，你自己不取的時候心多清淨。

我們看後面這個後得智，後得智全是他受用，自己要住在三摩地中，自己一定要住在般若波羅蜜中。由此可知，般若波羅蜜是永恆的，是不生不滅的，後面這四種智有時候現，有時候不現，為什麼？它是因緣所生的，就像《楞嚴》講的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它是有生有滅的，因為它隨緣。般若波羅蜜是順性，本性裡面的智慧，它是體，體是永恆的，不生不滅，起作用的時候有生有滅，為了利益一切眾生。

【七。修方便廣大法藏。能遍成熟諸眾生海。】

經文就非常明顯了，『方便』為誰？為眾生的，不是為自己的。佛為無量眾生，才說無量法門，無量法門，門門都是方便法。到末後法華會上還說「方便品」，我們曉得《法華經》裡頭，最重要的一品就是「方便品」，為眾生說的，那就是顯示出方便波羅蜜。

「方」簡單的說，就是方法，「便」就是便利，如果不得其法就不



能夠入門。眾生廣大無邊際，每個人他的宿根不相同，宿根就是習性，孔老夫子所講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。性是講本性，本性大家都一樣，相近是接近相同的。習性就不一樣，習性是習慣，而且這個習性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。但是要知道，本性是真實的，永遠不變的，習性是虛妄的。可是我們現前的麻煩在哪裡？本性它的功能我們不覺得，不是說本性沒有功能，本性沒有功能哪有習性？妄自真起。要是以唯識學來講，真如本性是我們的本性，八識五十一心所是我們的習性，習性不一樣。每個人阿賴耶識裡頭，含藏這些不相同的習氣種子，用一個方法是做不到的。這才得用種種法門，這個種種法門就是方便，告訴你，法門也不是真實的，是方便的。

真實法有沒有？沒有，沒有真實法。這個意義很深，那就告訴你，你把你的習氣改過來了，法門也沒有了。習氣好比是病，這個種種方便法好比是藥，藥來了把病治好，藥就不要，不能再執著了，如果再執著這些方便法又變成法執，又變成病。因此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才說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佛法也不能執著。佛很聰明，也非常可愛，他到最後說什麼？佛不但無有定法可說，佛無有法可說。你要說佛說法了，那叫謗佛。佛四十九年從來沒說過法，沒說過真實法，說過了很方便法。他說無有法可說，無有真實法可說，不是說無方便法可說，是無真實法可說。方便法當然不是定法，所以說無有定法可說。

正因為實相如此，真正的樣子是這樣的，所以才不可以執著言說，因為它方便；不可以執著名字，名字也是方便。捨一切方便，真實就現前了。不必去找真實，你這有個經去找真實，那就變成真實法的障礙，真實反而不能現前。這個法它的難也就難在此地，求真實求不到，不求也不能現前，不求什麼？你是凡夫，你要求是障礙，這個事情麻煩，求也不是，不求也不是，究竟應該如何？這就

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不可思議了，得從不可思議裡面，這個真實法才會現前。這才是佛給我們講的老實話，沒欺騙我們，絕不是說話模稜兩可，不是的。他這個話裡頭處處都是把我們的妄想給打掉，叫我們契入真實。唯有方便才能夠普遍成熟一切眾生，稱之為『成熟諸眾生海』。成熟很要緊，我們一定要希求這一生成熟，這一生要不成熟還要輪迴，輪迴到來世怎麼樣？跟諸位說，跟現在這一世差不多，不要以為來世比這一世大概進步很多，靠不住，這個話我不相信。

你要問我，為什麼不相信？因為我曉得，每一位同修無量劫以來，生生世世你都學佛，你都親近善知識。你在過去生中，甚至於親近過多少諸佛如來、諸大菩薩，到今天還是這個樣子。你再一轉世到來世，甚至於連這一世都不如，這個不可靠。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打這個妄想，這一生不成還有來生，不能打這個妄想，要成就就在這一生。這一生能不能成？決定能成。我是有一年，在梅山禪林寺辦大專講座的時候，藍吉富先生你們有很多人認識他，他在講座裡面做了一個專題講演。講完了之後，下來向我提出一個問題，他問經上講的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？向我提出這個問題。我當時答覆他，亦真亦假。他說怎麼會是亦真亦假？你要是真正覺悟了依教修行，那就是假的，因為你一生就可以成就。你要對於聖教懷疑，不能認真修行，那是真的，那一點都不假。這個事情是在自己，《華嚴經》尤其說得好，時間是不相應行法，「念劫圓融」。你一下覺悟，三大阿僧祇劫一剎那就完成了；你要是迷惑顛倒了，一剎那就變成三大阿僧祇劫。時間可以拉長的，可以縮短的，就在你一念的覺迷，你覺悟了時間就短了。真正覺悟了沒有時間，哪有時間跟空間？有時間跟空間這是落在十法界裡頭，一真法界裡頭沒有時空，十法界裡頭才有時空。所以時空不是究竟

法，是不相應行法，是徹底虛妄不是真實。這是我當時答覆他的。

可是佛給我們講三大阿僧祇劫也不是妄語，是真話。我們想想，我們自己修行，無量劫之前我們就開始學佛，不曉得修了無量無邊個三大阿僧祇劫，到現在還沒成佛，這又是怎麼回事情？這個諸位要曉得，三大阿僧祇劫這個期限，是要你入了門才算數的，你不入門不算數。好比上大學四年畢業，沒錯四年畢業，可是你沒上學，這個四年對你講是空的。你也沒考取，也沒去入學，你四年畢不了業，十個四年你也畢不了業。從什麼時候起？考取註冊上學了，這個時候告訴你四年畢業，從這個時候算起的。佛門三大阿僧祇劫從哪裡算起？從斷八十八品見惑算起，這就是佛法入門一年級，入了門，從這個時候算起三大阿僧祇劫。從這個時候起，天上人間七次往來證阿羅漢，阿羅漢一般經上講二萬大劫之後迴小向大，三阿僧祇劫證藏教的佛，不是圓教。圓教那就是本經裡頭所講的，圓教要無量劫，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的佛是藏教的佛，這是我們要明瞭的。所以佛說話不妄語，講成佛那是真的成佛，不是假的，但是藏教佛。

他為什麼會是這種情形？說個實在不好聽的話，著修叫笨辦法，那是藏教，那是小教。大乘法裡頭太巧妙了，它的速度快，它的成就也殊勝。大乘根性跟小乘根性差別在哪裡？最顯著的一個差別，心量不一樣。小乘人心量窄小，處處時時都是為自己著想，這是小乘，小乘境界相；大乘人心量大，什麼都不在乎，什麼事情大而化之。雖然他迷惑顛倒，他除非不回頭，他要回頭比人快，那就是樣樣他能看得開、他能放得下，他事事不大計較，不太執著，這種人就是屬於大乘根性。他要是入門比別人要來得快，容易覺悟。因為覺悟的障礙就是執著，執著堵塞了悟門，執著解除、解脫了，這個障礙拔除了就開悟。所以執著愈是堅固開悟愈難，這是一定的道

理，無論是哪一宗、哪一派，都離不開這個原理。我們要想在這一生當中成熟，一定要拓開心量。

不單是學佛，世間事情那個成功與失敗，也是決定在肚量的大小。肚量太小了不能容忍，他能成就什麼事業？這是要曉得的。我記得大概總是十多年以前，我還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政大有個同學從台北跑到台中來找我。他告訴我，他是念法律的四年級的學生，馬上要畢業了，對於政治很有興趣，希望將來要從政，他來問我。我說我現在學佛，我不懂政治。可是他那麼老遠來的，說是朋友介紹來找我的，我說你既然老遠來了，我也不能辜負你，我說我只教給你一句話，「一定要拓開心量」。我舉個例子，我說你要想做一個市長，你這個心胸要能夠容納這一市，你做個好市長；你做個省主席，你的心量就要容納一省；你要做總統，你的心量要容納一國。佛之所以偉大，他的心胸是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他成佛。我說我只教你這一點點，你逐漸逐漸的去練習，把你的胸襟開闊，然後才能夠把政治辦好；不然的話，就造罪業。你不在那個地位上不造罪業，在那個地位上，小心量、排擠人，不能夠選賢與能，用你自己私人把政治搞壞了，多少老百姓受害，那你的罪過就無量無邊。要從拓開心量做起！再看底下一條：

【八。修諸願廣大法藏。能遍遊入諸佛剎海。為諸眾生。盡未來劫修菩薩行。】

這句的意思太好太好了。願是修行的動力，我們憑什麼力量才能精進？世間人天天的精進，他是由名聞利養那個力量在推動。沒有名聞利養他什麼事都不想幹，他為了要獲得名聞利養，拼命去工作、去精進。我們佛法把世間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都不要，都捨棄了，憑什麼在精進？願力。憑什麼這樣苦修，這樣苦行？幫助一切眾生不辭辛勞，不疲不厭，這什麼力量在支持住？願力，此地講的

是『諸願』，很多的願望。本經非常明顯的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，《無量壽經》裡面，阿彌陀佛在因地裡發四十八願，願力不可思議。無量無邊諸佛菩薩他發的願不一樣，多寡也不相同。但是這些大願如果把它分類、歸納，都不出四弘誓願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也能夠歸納為這四願，四大類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也不出這個四大類。四弘誓願就是佛門裡面，所謂諸佛菩薩在因地當中，所發種種願行的總綱領，而這個願是以第一願又為願中之願，他這個力量才不可思議。

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是願中之願，第一願要度眾生。這個眾生有廣義、有狹義，狹義是指自己，自己這個眾生的本意，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就叫做眾生。並不是講，有好多好多這些有生命的動物在一起，叫眾生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這是引申的意思，它的本意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。換句話說，動物、植物、礦物包括一些自然現象，統統是眾緣和合而現的，因此眾生的含義非常的廣大。但是在願王裡面所說的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那是專門指有情眾生，無情眾生不必要度，專指有情眾生。所以狹義的是對自己，自己是有情的，廣義是對外面的有情眾生，九法界有情眾生。為什麼？苦。自己覺得苦，要想到別人苦，想到這些有情眾生苦；看到有情眾生在受苦，馬上就回過頭來，想到自己苦。釋迦牟尼佛當年示現為王子，享福的人，尤其年輕他多麼自在。他到外面去遊覽，在城外遊覽看到生老病死，他馬上就覺悟到他要死，將來我也要死；他要老，我也要老。這是一看到外面境界，自己覺悟了，這是警覺性高！不要以為說人家死，死得那麼可憐，我不會，我現在還不至於，我這個命還長，那就錯了。

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在上班的時候，我就有個習慣，我們那些同事、長官看到我都很奇怪。我每天看報紙

，我頭一眼看什麼？看訃聞，看今天這麼多人死了。我不看新聞，不看其他篇幅的，一看天天來報告這麼多人死了，我看這個東西。所以人家都說我這個人怪人，很奇怪。天天看到是哪一天要輪到我了，要提高警覺。看到別人衰老、可憐，我們想想，我們自己也有那一天。我們今天嫌棄老人，到我們年老的時候，人家嫌棄我們，因果報應；我們今天敬重老人，幫助老人，到我們老的時候也是因果循環，自然有人照顧我們、有人幫助我們。現在不種因，將來想果報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要把眼光看遠，不能看得太近，看太近了沒有不吃虧的。度眾生這也是自他相輔相成的，有願度一切眾生，這才真的要度自己；真的要度自己的時候，才真發心度一切眾生，這以後才斷煩惱。我要度一切眾生，我自己有煩惱，沒有能力度眾生。斷煩惱跟諸位說，就是我們今天教育裡面講，品德的修養。斷煩惱是德育，修法門是智育，有道德、有智慧這才能幫助別人，這樣才能夠服務於社會，為大眾造福，為大眾解決問題。德育在先！

孔老夫子教學的四科第一門德行，第二門言語，第三政事，第四才是文學。儒跟佛他們兩個事先沒開過會，一個在印度、一個在中國沒見過面。你看他們在教育上構想，想法、做法不謀而合。今天我們這個社會墮落，大家受災受難，教育不是不普及，不是不發達，而是本末倒置。只重視學才藝，拿孔子來講，就是重視文學，重視這個，我們今天講的才藝、技能，重視這個東西，德育疏忽，言語疏忽。言語重要，古人講「口為禍福之門」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，言語非常非常重要。古人防微杜漸，所以他在教育上這兩個是列在重點，這兩門修好了，才能夠學政事，政事是辦事，辦事的能力，我們今天所講的知識，這個政事、文學現在是講知識。我們今天對前面兩條疏忽，注意到後面兩條去，這就是本末倒

置。

佛門裡面現在這個風氣，也是如此，研究經教，博學多聞，這就是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。「煩惱無邊誓願斷」給忘掉，他不要斷煩惱了。佛是天人師，他在三界裡面是老師的身分。這個老師有學問沒有品德，誰能相信他？他怎麼能夠教化？品德跟學問是一樁事情，說是有學問沒有品德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為什麼？真正的智慧是從涵養當中生的，這就是佛門裡講，真正智慧從定當中生的，清淨心當中生的。如果說沒有品德，他那個學問充其量，像「學記」裡面所講的，「記問之學」，下一句說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，孔老夫子說得很清楚，不足以為人師。那叫道聽塗說，不是從自己自性裡頭悟出來的，就是不是從自性裡面生出來的。所以品德的修養要特別的重視，世出世間這個教育都重視這點。

西方人有西方的長處，也有它的缺點，我們要認得清清楚楚；我們自己有我們自己的特長，也有我們的短處。今天由於大眾傳播跟交通的便捷，這是個大的轉變，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過去每個地區，每個國家都是封閉的，現在整個開放，全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統統會合在一起了，所以每個國家民族都感覺到有點不太適應，無所適從。不但我們，每個國家都如此，我們現在是生活在這個時代，這是個亂世，全世界的混亂。從哪裡亂起的？思想上混亂，知見上混亂。幾時我們的想法、看法一致了，天下就太平。所以今天能夠挽救這個世間，確實只有大乘佛法，你在全世界教給人家你心要清淨，大家都聽得進去。這不是說你要跟我學、我要跟他學，不是的，你自己心地要清淨，不要受外面干擾，這佛法裡面教給我們這一套的。

佛法是叫你自悟、自覺、自修、自證的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但是不為外境所動。這種教學走到哪個地方，人家聽了有道理，有

道理他就接受。教給他在品德上的，要注重品德的修養，然後再來接收新時代豐富的知識，知識才能夠造福人群，才能夠利益眾生，不至於害眾生。所以這個願非常重要，成佛道就是品學達到究竟圓滿，就叫成佛，煩惱斷乾淨，圓滿了，法門也都學圓滿，這就叫成佛。所以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不過是煩惱斷盡，法門學圓滿畢業了，不叫我們得少為足，一定要修到究竟圓滿。這是我們精進不退的動力它在裡面推動。所以這種動力是從內心裡頭發的，是自發的，不是靠外面的力量，這才能真正精進而不退轉。靠外面力量來支援會退轉，從內心發的這個力量支持你，這個才不會退轉。

所以它這個後頭這句好，『為諸眾生』，你看『盡未來劫修菩薩行』，在四弘誓願裡面特別側重在第一願上，後面三願完成第一願，願這第一願是為主。我為什麼要斷煩惱？為度眾生，為度眾生拿現在的話說，我為服務一切眾生。為眾生服務，為眾生效勞，我沒有好的品德，眾生不相信我；我沒有智慧，沒有能力，眾生不要我。度眾生就是幫助他，這樣才「修菩薩行」，這個菩薩行裡面，包括的那是太大太大了。所以無論在社會上，從事於哪一種行業，以哪一種身分對社會都是有貢獻，完全為大眾、為社會、為眾生，不為自己這就叫菩薩行。不要把這個菩薩行看得很神祕，那就錯了。妳在家庭裡做個主婦，妳把一家人照顧得很周到，那就是菩薩行；在你本身的工作崗位上，盡心盡力為大眾服務，就是菩薩行。菩薩是覺的意思，行就是行為，一天到晚在這工作、做事都是行。我所作所為是覺而不迷，我在所作所為裡頭，與三學、三慧都相應，這就是菩薩行。工作有程序、有次第，有條不紊，那就是戒；專心一意就是定；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就是慧。炒個菜、燒個飯也是戒定慧三學都具足，這樣你才曉得，菩薩行是一剎那之間也沒離開。真是古德所講「道不可須臾離」，你什麼時候不在道上？道就



是菩薩行。由此可知，平常我告訴諸位，一句佛號當中具足三學、三慧、三資糧，連炒個菜、燒個飯都是三學、三慧、三資糧具足，這叫修菩薩行。

【九。修諸力廣大法藏。能念念中。現於一切法界教海。於一切剎成等正覺。常無休息。】

『力』是能力，我們所謂的博學多能，世俗所謂的多才多藝，他樣樣都懂，而且樣樣都精通，這實在很難得，這種人不可多得。此地舉的例子，舉例成佛教學，為什麼不舉別的？因為成佛，佛是德學、才藝都達到究竟圓滿，都達到最高境界，再沒有人能超過。所以特別舉佛，顯示他這個能力廣博。能力從哪裡來的？當然都是從前面八條項目裡頭修成的。你有願，願裡面精進不懈修學，能力才成就，有能力才能夠替眾生辦事，替眾生辦事辦到究竟圓滿才成佛，為什麼？成了佛可以替等覺菩薩服務，可以能教等覺菩薩。等覺菩薩不能教等覺菩薩，換句話，你的教學幫助人不圓滿，還有比你高明的，你幫不上忙。成了佛這圓滿，連等覺菩薩的忙都能幫得上，所以這才是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由此可知，要想達到成佛，或者在修行當中，要想把這個境界不斷的提升，這一定有能力，能力是從解行相應當中獲得的。有能力不但提升自己境界，同時也能夠幫助廣大的眾生。有能力不能夠藏起來，除非是沒有這個因緣、沒有這個緣分。有能力一定要貢獻自己的能力，要發揮自己的能力，去利益一切眾生不可以慳吝。換句話說，不可以偷懶，不可以懈怠，而且辦事要盡心盡力。還有一點偷安，那就錯誤了，那都是煩惱，盡心盡力才能得到法喜充滿。所以它這裡講，『常無休息』，常精進不休息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